

日照縣志序



夫志者來自太史掌自
職方所以計衝要議防
禦覈錢穀別貞慝實與
國史相表裏故蕭何入

日照縣志序

關首取圖籍紫陽蒞政
先修志乘誠煌煌巨典
也我

朝定鼎以來首防海氛凡
沿海郡縣悉屬要地照

邑最爾孤城梯山控海
東鄰渤澥南接淮贛西
北環山阻陵倘變起島
鯨則風檣迅速或嘯聚
萑苻則草木皆兵是不

僅爲青郡要地且爲東
省藩籬抑不僅爲東省
藩籬而寔爲畿輔屏翰
云兼之地皆斥鹵民多
流離用供朝夕者咸藉

蕙稗木棉則每向他郡
取給所恃者區區魚鹽
之利而十年來海禁森
嚴小民不敢問津所以
千門縣罄徒歌仳離之

章一吏催呼每懷靡盬
之句衝要若彼情形如
此官斯土者能不惴惴
然若履春冰乎我
皇上龍飛之三載余奉

命來知縣事甫入境見郊
原蕪蕪邨舍蕭條之狀
殊增扼腕詢邑志僉曰
兵燹時湮沒無存矣嗟
乎文獻無徵何以爲邑

乎及受事則積牘如山
征檄如雨據案綜理直
若三家邨學究用威不
可用惠不可真令人涕
笑兩難嗟嗟照民猶病

人也照吏猶醫酉人也醫酉
人治有餘之病易治不
足之病難蓋有餘之病
不過驅狼毒之劑以行
攻伐苟致瞑眩鮮不有

瘳若夫疔羸委頓奄奄
氣息之人既不敢投烏
附諸猛藥以速其萎而
餌之以參朮杞苓尋常
草木又如水石相遭杳

無起色此扁鵲倉公之
所望而驚裹足而莫敢
措其手者也况世俗之
醫罔乎照人之病至於如
此余愧無回生神技計

惟有時其飲食調其涼
燠節其嗜欲之事謹其
喜怒哀樂之情從容劑
量委曲護持使其積疴
漸漸去元氣漸漸復庶

其躋於仁壽之域而無
難乎以此鞅掌簿書間
四閱春秋迄戊申歲幸
積逋稍清無并稍釐方
謂照人小瘳或可以謀

典籍事乎詎知地軸不
寧天災洊至城郭廬舍
一望平原黍稷菽麥半
隨波浪黔黎號泣於公
址弱敢女顛連於中露
耶

使監門繪圖亦難罄其
形狀者余方按部而慰
發廩以給寧我婦子之
不暇何遑問及鉛槧也
今秋荷

聖天子聲靈兆億有慶問
田則蝗不為災盈寧可
望問舍則于茅索綯百
堵將興緣瘡痍初起不
無逋負雖坐此薄罰余

亦欣然也值修志之檄
下適如鄙懷因謀之
給諫來公丁先生遂出
其家藏舊令杜君一岸
原志二冊多方購求又

獲劉君潮錄草一冊相
公啓運錄草三冊更采
之禹貢水經山海經通
志郡志諸書青箱發秘
蘭膏繼晷凡兩匝月告

咸余因脫五斗而授之
梓其間爲衝要者幾何
所爲防禦者幾何術錢
穀之盈縮幾何數戶口
之凋殘幾何家按籍堪

稽披圖如見以之登金
匱石渠中不可代宣室
一顧問耶至於分野災
祥可測天文之已驗疆
域山川可知地利之盈

虛宦蹟則往哲宜師科
甲則譽髦共勉節孝則
圭璋不混於燕石隱遺
則巢許不妨於聖世而
且文苑詞林追先秦而
駕盛唐不煥然黼黻太
平一盛舉哉是役也纂
脩而論定之者

鄉縉及庵丁公 舍和
李君較輯者庠彥許子

厲子郭子輩與力良多
余則從諸君子後於
國計民生叅一得之愚耳
今役竣矣上之
當事獻之

天子謹望

闕拜手颺言曰此日之衝
疲斥鹵者照邑情形也
此日之纂修討論者照
邑紳衿也此日之拮据

將荼因民逋而議罰不
遷者照邑知縣也我

皇上留心吏治子惠元元
倘惻然於邊衝疲邑尤
加軫恤則山岳效靈海

不揚波久安長治之策
寔基諸此又何要害之
足計云聞之今以修古
後以修今是在將來之
守茲土者留心民社踵

事增華使簡編所載皆
蕃庶之象而無凋瘵之
形焉則此志也雖千古
可也

康熙十一年歲次壬子

冬月邑令壽烏楊士雄
叙於縣署之冰蘂堂



序

照邑志創修於關中杜
邑侯一時經營之苦謀
始之難焦太史鍾司空
序之詳矣迄今缺焉未

續者歷八十年所星河
如舊奠麗依然何數十
年來之流風善政土物
人文幾幾與寥落飛鴻
蕭條煙火同付之悠悠

不可知之數亦何以備
海邦得失之林而關輿
圖全缺之故耶

大令楊公蒞政之暇曾
謀及二三父老暨先君

子云生齊魯之邦而行
不修名不立居是土者
之恥

聖明在上山澤效靈而流
風善政土物人文舉湮

沒而弗彰焉則菴是土
者之責矣照之志可聽
其中絕歟先君子雅意
贊襄而以感疴中止又
邑中災稜相仍遂逡巡
未遑從事是修志之舉
鬱

大令之衷者有日矣幸
際我

皇上允政府修志之請檄